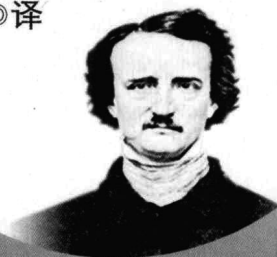


爱伦·坡

爱伦·坡 短篇小说精选

【美】埃德加·爱伦·坡◎著
林之鹤◎译



Edgar Allan Poe Duanyuan Xiaoshuo Jingxuan

APERTUR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爱伦·坡短篇小说精选/(美)埃德加·爱伦·坡(Poe,E.A.)著;
林之鹤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1

(外国短篇小说精选)

ISBN 978-7-5396-3749-5

I.①爱… II.①埃… ②林…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8059 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曾冰

装帧设计:丁明 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3533889

印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5859128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3 字数:250千字

版次: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者序



就命途多舛而又才华横溢而言，美国作家中是难有人超越埃德加·爱伦·坡的。他出身于流浪艺人之家，母亲貌美惊人、才艺出众，多次出演莎翁剧中的女主角，父亲显得平庸，一次醉酒后负气出走，母亲独自扶养三个年幼的孩子，终因积劳成疾，命归西天。爱伦·坡在幼年时，被爱伦夫妇收养，不久随养父一家去英国，在伦敦郊区受了五年的小学教育。他天资聪颖、博闻强记、成绩优异，后进弗吉尼亚大学就读一年，因染上酗酒的恶习而负债，养父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支持，坚持让他退学。自此他便离家，独自外出闯荡，当过兵，做过编辑，均未获得成功。26岁时与年仅13岁的小表妹弗吉尼亚结婚，短短十来年的夫妻生活，贫病交迫，贤淑的妻子终被肺结核夺去了年轻的生命，这给了爱伦·坡以致命的一击。两年后，他也命赴黄泉了。

临死前，爱伦·坡创作了抒情诗《安娜贝尔·李》，这是一首悼亡诗，为怀念弗吉尼亚而作，至今读者读来都不免为之流泪。此外，长诗《乌鸦》更为有名。

在小说创作方面，他以七十多篇短篇小说而享誉世界文坛。在这七

十多篇短篇小说里，有的是分析心理变化的幻想故事，有的是侦探推理小说。

在侦探推理小说上，其创作技巧是独到的，其功绩是开拓性的、不可磨灭的。在这里选择的有《失窃的信》、《金甲虫》、《莫格街谋杀案》等。《金甲虫》是描写破译密码的寻宝小说。《失窃的信》和《莫格街谋杀案》则是典型的侦探小说，前者为盗窃案，后者为凶杀案。巴黎警方，尤其是巴黎警察局局长是探案高手，但比他还技高一筹的杜宾先生，在分析案情时独出新意，丝丝入扣，破解了困扰这位局长多日、让他终日一筹莫展的案件，使这位警察头子不得不由衷地佩服，甘拜下风。这两篇小说堪称侦探小说的楷模。

在渲染恐怖和惊险故事上，《瓶中手稿》可谓是篇巅峰之作，写的是在波涛汹涌的热带海上遭遇难以料想的种种险情，时而跃上波峰，时而跌入谷底，荡人心魄、扣人心弦，途中又遇鬼怪，险象环生。在恐怖、惊险故事中，又赋予哥特式的传奇色彩，如《红死魔的面具》，以死神的舞蹈象征不可避免的死亡；《丽姬娅》描写死尸复活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离奇情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为其恐怖魅力所折服，这篇被视为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佳作中的典范之作。

具有恐怖气氛的《泄密的心》和《黑猫》是以复仇和凶杀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是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山之作。这两篇小说描写的是凶手的犯罪心理与作案过程，用极为夸张的笔调表现出当事人的一种病态心理。

在以复仇情绪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中，《一桶白葡萄酒》和《威廉·威尔逊》可视为作者那不满情绪的自我发泄。威尔逊读书的学校是爱伦·坡早年读书的学校，主人公的生活作风和性格都有作者的影子，所展示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又何尝不是作者自身的真实写照呢？

《埃莉奥诺拉》、《椭圆形画像》是抒情味极为浓烈的两篇短篇小说，

景色优美,情意缠绵,情景交融。从这两篇中的男女主人公身上是否可以捕捉到作者与其小表妹(后为爱妻)弗吉尼亚的影子呢?

爱伦·坡除了在诗歌和短篇小说上具有突出成就外,在文学评论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其文学评论集《诗的原理》和《创作哲学》的诗论深深地影响了法国象征主义文学。

爱伦·坡的作品极其富有想象力,极其具有神秘色彩,情节极为离奇、怪诞。有的评论家认为他“具有拜伦式的灵感”。作品的气氛极为朦胧而凄惨;辞藻华美,富有优美的音韵。有的评论家认为他是“唯美主义者”,“把对‘美’的爱好提高到超验的头等地位”。于是,评论界把他列入浪漫派、哥特派、颓废派和象征派。应该说,这些文学流派的特点,在他的短篇小说中都兼而有之。他被公认为西方侦探小说的鼻祖,在美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其独特的地位。



目 录

Contents



001
瓶中手稿

013
失窃的信

033
泄密的心

039
丽姬娅

056
陷坑与钟摆

072
威廉·威尔逊

093
红死魔的面具

99
黑猫

109
一桶白葡萄酒

117
金甲虫

155
埃莉奥诺拉

162
椭圆形画像

166
莫格街谋杀案

瓶中手稿



行将就木的人，
不再有什么可掩饰的。^①

——基诺：《阿蒂斯》^②

对于我的祖国和亲人，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了。成年累月的不公正待遇让我远离故国，疏远了亲人。家产财富使我受到非同寻常的教育，脑海中不断翻腾的沉思默想让我可以把以往刻苦学到的知识进行爬梳剔抉。在所有的知识中，最让我痴迷的是德国伦理学家的著作。这不是来自我对他们的雄辩毫不知情的崇拜，而是来自我严谨的思维习惯，这样我便极其容易地发现他们的错误。我经常因为缺乏天赋而受到责备，缺乏想象力也作为一条罪过归咎于我；对人类的一切知识持怀疑观点则一直让我名声极坏。的确，我对按自然规律解释的哲学原理的强烈玩味，恐怕让我的思想染上了这个时代的通病——我指的是，总是惯于把出现的事情都归于这一哲学的原则上来，哪怕是并无什么关联。总的来说，没有什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基诺为法国剧作家，创作过多部歌剧。《阿蒂斯》是其中的一部，完成于1674年。

么人能比我更没有可能被迷信的鬼火所诱导而背离真理的严谨领域。我一直以为开宗明义地说明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以免把我要说的难以置信的故事看做是个缺乏想象空间的人那连篇胡话,而不是一个久已不存在幻想的人的真实经历。

我在国外多年旅行之后,于十九世纪的某一年,从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爪哇岛的巴塔维亚港乘船,扬帆起航到其他群岛去。我是作为一名乘客去的,此行别无诱因,而是因为精神上的骚动不宁,就像鬼魂附体似的缠上了我。

我们的航船很美,约有四百吨重,用铜镶在外面,是在孟买制造的,用料是马拉巴尔^①的柚木木材。船上运的是拉卡迪维群岛产的棉花和油料。船上还装有椰壳粗纤维、棕榈粗糖、印度液体奶油、椰子和几箱鸦片。这些货物都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船上,因此船开起来有些不稳。

在一丝微风中,我们出海了。许多天以来总是沿着爪哇岛的东部沿海地区航行,偶尔遇上几条小型双桅帆船从我们的目的地开来。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供我们轻松地消磨时光的了。

一天傍晚时分,我倚着船尾的栏杆,发现在西北方向有一朵十分罕见的孤云。那片云彩实在是太漂亮了,颜色又是那么好看,这是我们离开巴塔维亚以来头一次见到的。我专注地望着它直至夕阳西下,就在这时,这朵云彩突然向东、西两面铺展开来,在水天相接的地方形成了一条狭窄的烟雾带,看上去像是一条长长的浅滩带。我的注意力很快又被出现的暗红月亮和特有的海景所吸引。海景处于急速的变化之中,海水似乎比平时更为透明。虽然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海底,但是把铅锤抛到船外一测,却

① 位于印度西南的沿海一带。



发现船是在15英寻^①深的大海里航行。这时候,空气变得酷热难当,弥漫着好似从炽热铁块上冒出的热气。在这夜幕降临的时刻,微风淡出,海面归于更为平静,这一切是难以想象的。船尾甲板上的蜡烛的火苗并无摇曳之态,夹在两指之间的一根长发也绝无飘动的迹象。然而,由于船长说他看不出有任何危险的征兆,而且我们的船正向海岸开去,因此他吩咐收帆抛锚。没有做出守夜安排,那些大都为马来人的船员都很随便地躺在甲板上。我下到船舱去,心中满是不祥的预感。的确,每一种迹象都向我证实对于一场干热风暴雨来临的担心。我向船长说明了我的疑惧,可他对我说的情况毫不在意,且不屑给予一个回答就离开了。然而,我那惴惴不安的心情让我难以入睡,大概到了午夜时分,我走上了甲板。就在我刚踏上船舱升降口扶梯上的一级台阶时,只听得嗡嗡一声巨响,我受惊不小,那响声就像由磨坊的水车轮子飞速运转而发出的。在我还没有来得及确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看到船体抖动起来。转瞬之间,海浪汹涌澎湃地向我们席卷而来,从船头到船尾的整个甲板都受到横扫,也把我们冲到船梁的末端。

这场来势极其猛烈的风暴,倒在极大程度上挽救了这艘船。尽管船体到处是水,不过由于船上的桅杆被海水席卷而去,因而一分钟之后,船渐渐浮了上来,在风暴的巨大压力下竟然摇晃了一阵子,最终又归于平稳。

是什么样的奇迹使我逃脱这场毁灭性的灾难,实在是难以言说。海水的巨大冲击力将我震得不省人事,待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才发现自己被夹在艉柱和船舵之间。我好不容易才勉强站立起来,头晕目眩地环视四周,一下子就惊呆了,原来我们置身于海浪的中心;太可怕了,可怕得超

^① 长度单位,1英寻等于6英尺或1.8288米,主要用于测量水深和锚链的长度。

出了任何不合常理的想象,我们是在波涛如山、海浪翻腾的海面上,恰好就陷入那如山恶浪的旋涡之中。没过一会儿工夫,我听到了一个瑞典老人的声音,他是在我们正要离港时上的船。我竭尽全力向他大声喊叫,他立即摇摇晃晃地朝着船尾走来。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两人是这场海难仅有的幸存者。除了我们两人之外,甲板上的人全都被卷入大海。船长和他的副手们一定是在睡梦中葬身鱼腹的,因为船舱里早就被海水灌满了。我们得不到援助,难以指望让这条船脱离险境,而在一开始,我们就认为这艘船随时都会沉没,因而也就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了。当然啦,我们的锚链早在风暴刚来时就如同细绳般被吹断了,不然的话,这艘船也早就被风暴掀翻了。这艘船以令人毛骨悚然的速度掠过海面,顺着风向前疾驰,涌上甲板的股股海浪不断地冲刷着我们。船尾的框架被严重损毁,整艘船几乎无一处完好,我们的伤势也相当不轻。但是,令我们极度喜悦的是,我们发现水泵还没有受阻,压舱的重物也没有多大移位。风暴最为猛烈的狂怒已经过去了,对于随之而来的强劲风力,我们并不担心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还是惴惴不安地期盼强劲海风完全止息。我们深信不疑的是,在我们目前精疲力竭的状态下,在随后的汹涌波涛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要葬身于大海之中。不过,这种完全在情理之中的忐忑不安之感似乎根本不可能很快得以证实,因为整整五天五夜——在此期间,我们仅靠少量棕榈粗糖得以维持生命,这点粗糖还是费尽千辛万苦从水手舱里弄来的。顺着阵阵狂风,这艘破船以快得难以估算的速度在水上漂飞。这阵儿的风虽说没有风暴乍起时那样来势之猛,可还是比我以往所见过的任何暴风都更为可怕。在头四天里,我们的航向虽说有点细微变化,不过基本上是东南偏南;我们一定是在向新荷兰沿岸的方向航行。在第五天里,虽然风暴中心已经转移到更为偏北的地方,然而天气变得冷极了。带着病恹恹样子的黄色朝阳升起来了,只在水天相接处费力地爬上几级台



阶,并没有放射出什么光芒。天空中倒是没有云,不过风力还在呈上升趋势,还在阵阵怒吼。在约莫到了正午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又被太阳所吸引。它还是没有给我们大家提供惯常称作的阳光,而只是没有反射出的一团暗淡而阴沉的光,似乎它的光辉已经分化了。就在它快要沉入茫茫大海之前,它的中心部位的一团火突然熄灭,仿佛是被某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匆匆忙忙扑灭了似的。这时候,它只是一个暗淡的、孤零零的、如银一般的圈子,一下子栽进深不可测的海洋中。

我们白白地等待着第六天的到来——那一天对我来说还没有到来,而对那个瑞典人来说,那一天是再也不会到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这样在离船二十步之外的东西都看不见了。漫长的黑夜继续笼罩着我们,那惯常在热带海洋见到的磷光也都不能减轻黑暗。我们还注意到,尽管暴风的威力未减,仍在怒吼,但是船的四周不再有原先紧跟着我们的滔天巨浪。周围尽是恐怖、浓厚的阴暗和黝黑,闷热得要命,像沙漠似的。带着浓重迷信色彩的恐惧逐步地悄悄进入这位瑞典老人的灵魂之中,而我自己的灵魂也被悄没声儿的诧异所缠绕。对于这艘毫无用处的破船,我们也都忽略了对它的关注,尽量紧抱着后桅残缺的杆子以保全我们自身,痛苦不堪地向着浩瀚的洋面望去。我们没有计算时间的任何方式,也没有办法猜测我们所在的方位。然而,我们十分明白:我们往南方向漂到了任何航海家都没有涉足过的海域,同时万分惊奇地感到我们竟然没有碰上平常会有冰山那样的障碍物。与此同时,每一个时刻都对我们构成了死亡的威胁,一次次排山倒海般的巨浪猛然袭来,吓得我们魂不附体。滚滚的浪潮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没有马上葬身于大海之中倒是个奇迹。我的同伴提到船上装载的货物很轻,而且还提醒我,我们所乘的这艘船质量很好。可是不禁感到希望本身完全是无望的,闷闷不乐地准备着死亡的到来,因为我们的船每向前推

进一小段距离,那黑沉沉的巨大海洋所掀起的汹涌波涛就变得越发令人惊恐万分——有时候,我们被波涛抛向连海鸟信天翁也难以飞抵的浪尖,吓得连气都喘不过来;有时候,我们又被飞速地丢入低谷,那儿空气渐趋停滞,没有任何声响来打扰海妖的安睡了。

就在我们处于像这样一些深渊的一个底部时,突然间,我的同伴那一声快速尖叫令人胆寒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瞧!瞧!”他喊道,他的声音直刺我的耳鼓,“万能的上帝啊!瞧呀!瞧!”他在喊叫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一道暗红色的强光倾泻到我们所在的波谷两侧,忽明忽暗地照到我们的甲板上。我抬头往上一看,只见到一种景象,简直让我的血液都凝固了。就在我们头顶上方那高处的地方,在陡峭的波岸边有缘,一艘巨轮守候在近旁,也许这是一艘四千吨吨位的大船。尽管它被比其船身高出百倍的巨浪托住,然而看上去它是这条航线上或是东印度公司所有轮船中最大的航船。它那巨大的船体呈现出暗黑色,船体上惯有的雕刻也没有丝毫减低那种色调。一排黄铜大炮从洞开的舷窗口露了出来,那些悬挂在风帆缆索上的战灯在晃动不已,擦得锃亮的炮身反射出那一盏盏战灯的光芒。但是让我们在惊骇的同时也感到了振奋——这艘巨轮竟然置超乎自然的汹涌海浪和肆虐无忌的风暴于不顾,还照样让风帆高高悬挂着。在我们一开始看到它的时候,只能够看到它的船头,那时候,在那幽暗可怕的波谷中,它缓慢地升起。一时间,在那惊恐万状之中,我们看到它在风口浪尖稍事停留,似乎正为自身居高临下而出神,接着,它颤抖着、摇晃着,滑落下去。

在这一时刻,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突然间变得泰然自若了。我摇摇晃晃地尽量向船尾走去,大无畏地等待着死神的光顾。我们的船最终停止了挣扎,船头往下沉去。那艘巨轮的突然落下引起了我们的船已经下沉部分的震动,随后的必然结果是,我被不可抗拒的反弹力抛到这艘陌生



巨轮的索具上。

在我落到大轮船上的时候，它已经转向上风，掉转船头。在随之出现的混乱局面里，我便轻而易举地逃避开轮船上水手们的注意，不费吹灰之力就悄然来到了中部舱口。舱门虚掩着，我很快找到一个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货舱。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几乎是说不清楚的。一见到这艘巨轮上的水手，我顿时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心理，这大概就是我躲避起来的主要原因吧。我不愿意把自己托付给他们，所以对他们才只有匆匆一瞥，他们所流露出的许多特点，就让我隐约觉得新奇、怀疑和不安。因而我就考虑还是在船舱里找个地方躲一躲较为妥帖。于是，我就将活动甲板移开一小部分，这样就便于躲到这艘轮船的巨大船骨之间。

还没有干完这件活儿，就听到船舱里传来脚步声，我只得立刻躲了起来。有个人拖着软弱无力、摇晃不已的脚步，走过我藏身的地方。我看不到他的脸，但是倒有机会观察到他的大致外貌。他明显是个年老体弱的样子，由于上了年纪，迈步跌跌撞撞，对于自身难以撑持，因此整个身子骨颤巍巍的。他时断时续地暗地里小声低语，说话时的一些词语我可听不懂，还在角落里一堆样子罕见的仪器和霉烂的航海图当中摸索着。他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天然的混合：兼有老顽童的易怒和天神的庄严。终于他到甲板上去了，我就不再见到他了。

我的灵魂中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觉——一种容不得分析的感觉，往日的教训还不足以对这种心绪加以分析。对于这一点，我恐怕未来也是不可能给我提供任何答案的。对于一个生就像我这样脑袋的人来说，要去考虑将来，那就无异于一种灾祸。我永远也不会——我知道永远也不会——对自己的观念满意的。可是，这些观念来自于这么个新奇之处，这些观念的不确定性便不足为奇了。一种新的感觉——一种新的存在就

充实到我的灵魂之中。

我踏上这艘可怕的巨轮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认为我命运的阳光正趋于清晰。这些不可思议的人啊!全都陷入沉思之中,对于这一点,我无法猜测,一个个走过我的身旁却视而不见。这么躲避对我来说,是十足的愚蠢行为,因为这些人是不会看到我的。就在刚才,我还直截了当地在大副面前堂而皇之地走过;没多久之前,我还斗胆闯到船长办公室里,拿了我用以写东西的笔和纸,并且已经写好了。我要不时地继续写日志。诚然,我也许没有机会出示给世人,但是我是绝对不会放弃努力的。到最后时刻,我一定要把手稿装进瓶里封好,再把它扔进大海之中。

一件小事发生了,这又给了我思索的新空间。这类事情会是不受控制的机缘所为吗?我曾经大胆地来到甲板上,就在小艇底部一堆软梯和旧帆上扑倒躺下,却并未引起任何注意。我一边独自思考着自己的奇特命运,一边无意识地操起柏油刷在翼帆上涂抹起来,那翼帆恰好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我身旁的一只木桶上。这时候,翼帆已经扯上了桅杆,而我在不经意间涂出的竟是“发现”这个词语。

不久前,我对于这艘船的结构作了多次观察。尽管船上武器装备十分齐全,不过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一艘战舰。它的索具、构造和总体设备,都对这种猜想给予了否定。我一望便知它不是一艘战舰,但是它究竟是艘什么样的船,我恐怕就说不上来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在我细细察看其奇怪的船形、独特的桅桁、过于巨大的船帆、十分简朴的船头和老式的船尾时,我的心中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在这种感觉之中,又总是交织着一些难以分辨的往事回忆——一些关于古老的



外国编年史和年代久远的事情那难以言述的回忆。

我久久地端详着这艘船的船骨。对于它的用料,我是个门外汉。这种木料的一个奇怪的特征给我一种印象,即是它不宜用来造船。我的意思是其木质极不严密,且不考虑虫蛀的情况,在海上航行必然会导致虫蛀,更不用提年代一久,木料必然会朽掉。也许我的观察有点过分吹毛求疵,不过这种木料倒是具有西班牙橡木的各个特征,要是西班牙橡木能运用某种异乎寻常的方式来发胀的话。

在念着上文这一句子的时候,我的脑海中猛地闪现出一位饱经风霜的荷兰老航海家的一句稀奇格言:这是确凿无疑的。每当别人怀疑他不诚实时,他就常说:“船体在海里像海员的身体一样越泡越大,这是确定无疑的。”

大约一个钟头之前,我大模大样地、放心地来到一群水手之中。他们对我并不理会,尽管我就在他们正中间站着,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出现。与我起先在货舱里见到的那个人一样,他们一个个都是须发已白、老态龙钟的样子。人人虚弱得双膝直颤,站立不稳,衰老得连双肩都向前拱着,皱缩的皮肤被风吹得簌簌地响,说话的声音因低沉、发抖而断断续续,眼睛里闪着老年人特有的黏液,苍苍白发在暴风中飞舞飘扬。在他们的周围,甲板上到处散乱地堆放着最为奇特有趣、但早已过时的科学仪器。

我曾经提到过的翼帆已经扯了上去。从那会儿起,这艘轮船就冒着猛烈的暴风继续其向南的可怕航程,船帆都扯了上去,从船桅顶上的桅冠到下面翼帆的帆杠,船上的上桅帆桁端每时每刻都卷入到可怕至极的惊涛骇浪之中。我刚刚离开了甲板,尽管水手们似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

便,可是我发现自己在船上面无法站稳。在我看来,这艘轮船没有立刻被大海吞没,真是奇迹中的奇迹。我们注定要在来世的边缘继续徘徊,绝不会采取终极步骤而一头栽进深渊。在比我经历过的波涛还要汹涌千倍的巨浪上,船身犹如脱弦之箭般的海鸥那样轻快地掠过海面。威力无穷的浪涛像海底深处的恶魔将头伸到我们的头顶之上,不过只是来吓唬我们罢了,而不是真的要毁灭我们。我只好把这一次次的虎口逃生归结为唯一的自然原因,只有它才能解释这种结果。我必须设想这艘轮船是在某种强大的潮流,或是狂怒的海下逆流的支配之下。

我在船长室里迎面看到他,可是,就像我料想的那样,他对我毫不在意。对于一个随意的观察者来说,他的外表倒是没有什么可以说明他与一般人有不同的地方,不过我看他的时候,心中还是带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敬畏心理,还交织着惊奇的情绪。他的身材跟我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约莫五英尺八英寸。他的身体十分结实,骨架并不粗壮,既不是特别强健,又不是特别瘦弱。但是正是那种怪异的表情,一直浮现在他的脸上——就是那么强烈、那么奇特、那么可怕的老年的迹象,那么老迈、那么老到极点的样子,在我的脑海中激起了一种感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他的前额,尽管皱纹不多,但都似乎带有数千年的烙印。他那斑白的头发是往昔的记录,深灰色的眼睛是未来的预言。他的舱房地面上到处堆放着用铁扣装订的奇怪的对开本书籍、锈蚀的科学仪器以及久已被人们遗忘的废弃的航海图。他双手托着低下的头,目光愤愤不安地凝神注视着一份文件,我把它看做是一份委任状,不管怎么说,那上面有君王的签名。他自言自语地低声说——就像我头一次在船舱里看到的那个水手一样——怒气冲冲地嘀咕着几句外国话。虽然说话人就近在我的身旁,可是他的声音却似乎是从一英里以外传来的。